

世界名著口袋风行本

全译本



SENSE AND SENSIBILITY

理智与情感

李臣明 译

〔英〕简·奥斯汀



文化艺术出版社

第一章

达希伍德全家住在苏塞克斯已有许久时间了。他们置有大片的田庄，豪宅就建在他们地产中心的诺兰德庄园，他们祖辈好几代人都过着幸福的日子，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们。逝世的庄园主是个活了大把年纪的单身汉。在他活着时，许多年都是他妹妹做他的伙伴和女管家。然而她却先他十年去世了，这使他家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了弥补她的离去，他把他的侄儿亨利·达希伍德先生一家接到了他府第。因此他侄儿就成了诺兰德庄园的合法继承人，他准备把这笔遗产交给他。这位老绅士的晚年有侄儿、侄媳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的陪伴，生活非常快乐。他越来越喜欢他们。亨利·达希伍德先生夫妇不仅对他的兴趣，而且对他善良的愿望都十分关心，这使他的晚年尽享天伦之乐，孩子带来的欢乐，更为他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亨利·达希伍德先生和前妻生了一个儿子，现在的太太生了三个女儿。儿子是个诚实可爱的青年，有生母留给他的那笔财产，他生活得很富裕。那时他生母有一大笔遗产，他长大以后，她把一半的财产给了他。这不久，因为他的结婚，把另一笔财富也给了他。所以，继承诺兰德庄园对于他来说并不像对他的妹妹们那样重要，因为她们只能靠父亲继承过来的仅能维持独立生活的那一点财产生

活。而她们的母亲就什么都没有了，父亲能支配的钱也只有七千镑，而且也只能在他生前有效，他死后，这一半财产也就自然全归他前妻的儿子了。

老绅士与世长辞了。宣读他的遗嘱时，发现和所有的遗嘱并无区别，教人欣慰，也让人失望。遗嘱在对庄园的分配上，他没有让侄儿感到不公平。不过他在留下遗产的同时，仅满足了侄子一半的愿望。原先达希伍德先生是为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们才希望继承这笔财产的，而不是为他自己或他的儿子，然而遗嘱却规定财产将来必须由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儿子——一个四岁的孙儿继承。这样，他还有什么力量去赡养他那些很亲爱的人呢？她们只好靠管理庄园和出卖庄园的贵重木材谋生。那个有时跟随他的父母来到诺兰德庄园拜访的孩子，就这样取得了老绅士的欢心。其实那孩子并不比一般两三岁的小孩更聪明伶俐，比如牙牙学语发音的不准确，随心所欲的急切愿望，可爱的多动症，没完没了的吵闹等等，可是这些竟超过了达希伍德太太和她的女儿们对老绅士的全部关爱。他也并非不仁慈，他给那三位姑娘每人留下一千镑。

那时，达希伍德先生很是失望，但他天性乐观，当然他也极有信心。这样生活了许多年，由于他的节俭，使他从颇具规模的庄园产业中积蓄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他还想进一步改进庄园。可是这笔迟到的财产归他的名下竟还只有一年的时间。后来他就再也无法比他的叔父活得更长寿了，他给他的遗孀和女儿们留下的全部家当只不过一万镑，这还包括了后来增加的遗赠物品。

达希伍德先生病危时，他儿子很快就被喊来了。他费

尽最后一丝力气劝说儿子，希望他日后对继母和妹妹们多加关心。

约翰·达希伍德先生不像家庭的其他成员一样多愁善感，但他这一时刻被父亲的劝说感动了，他保证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力让她们生活得舒适。他父亲得到了他的保证之后，总算放心下来。然而，约翰·达希伍德先生却要从容地考虑：假如他的能力允许的话，他可以为她们做多少事情。

小伙子虽然有些冷淡，但心地却不错，他也还不算是个坏心眼的年轻人。照这样看，他是受人尊重的，因为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表现得有礼有节。如果他娶的是一个特别有善良心的女人，他就一定会比现在更受人尊重了，或许他自己也变得更有同情心。他结婚时还很年轻，而且他非常爱他的妻子，而约翰·达希伍德太太则比丈夫显得更加心胸狭窄，自私自利。

当他向父亲许诺的同时，心里盘算着只送给妹妹们每人一千镑，这样增加了她们的财产，也就算是帮助了她们。眼前的收入不算，他每年能有四千镑的收入，另外他有妈妈留下的那笔财产。他心情异常激动，他以为自己既有这个能力又表现出他的慷慨解囊。“对，要给她们三千镑，这会显得多么彬彬有礼！足以让她们过上宽裕的生活。”三千镑！失去这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对他并没有多大的损失。他整天思考着这件事情，现在好几天还在想它，他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后悔的。

父亲的葬礼刚刚结束，约翰·达希伍德太太就带着孩子和佣人，根本不对她继母讲明意思，便来到了诺兰德庄

园。没有谁怀疑她有到这里的权利，从她丈夫的父亲故世时开始，这栋房子便成了她丈夫的了。没想到她的行为是这样粗暴，处于达希伍德太太这种地位对仅有普通情感的女人来说，她肯定不会快乐。但是她心里的荣誉感是多么强烈，一种名不副实的慷慨感，都令她厌恶。可是在她丈夫家任何一个人的眼里，约翰·达希伍德太太都不受人欢迎。只有在此刻，她才找到机会表现自己：当有人需要她为她们舒适的生活尽一点义务时，她就变得非常冷漠。

毕竟达希伍德太太还是敏感到自己有失礼的地方，并且为此极其鄙视她的儿媳。当她儿媳来时，要不是她大女儿恳求她首先要考虑到礼貌，最终还是出于对三个女儿的挚爱才使她决定留下来，想到几个女儿，她决意不和那个做哥哥的翻脸。

4

大女儿埃莉诺的劝告很有效，埃莉诺思维敏捷，遇事冷静，她虽然只有十九岁，却有资格为她妈妈考虑许多周密的事情了，达希伍德太太心情急躁，做什么事总是毛毛草草，而她的劝阻对她们大家都有利。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而意志坚强，她学会了克制自己的情绪，这是她妈妈也还得好好学学的本领呢，不过她有一个妹妹对这种本领却毫无兴趣。

玛丽恩比埃莉诺更多才多艺。她聪明伶俐，她好像对每一件事都过于热心，有时她的伤心与快乐都没法克制住。她慷慨大方，惹人喜爱，可就是从来不懂得谨慎。她和母亲一样。

埃莉诺很担心妹妹的感情用事。而达希伍德太太认为，这种性格是多么难得、多么值得珍爱。现在她们性格

中的特点却在增进彼此的苦恼，使他们掉进了深深的痛苦，这样一次次地占据着她们的思维。她们在悲痛中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这种悲痛的根源，希望未来或许会有的安慰能将它慢慢抹去。埃莉诺深感苦恼，她总是可以保持平静，她相信自己的力量。什么事她能和哥哥一道商量着去办，在嫂嫂到来时也能以礼相待，对她表示恰当的关心。后来妈妈也振奋起来和她一同努力，也鼓舞自己像女儿一样多加忍让。

还有一个妹妹玛格丽特是个快活憨厚的小姑娘。不幸她却染上了姐姐玛丽安的浪漫气息，却没有她那样的性情，所以，这个十三岁的姑娘在未来的生活中，一定会有希望赶上她的两位姐姐。

第二章

约翰·达希伍德夫人现在当上诺兰德庄园的女主人，她的婆母和妹妹们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然而，表面上她还是用一种客套对待她们。除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以外，她没给过任何人像给她们那样的关怀。她认为这算得上很诚恳的态度了，她很想要让她们觉得诺兰德庄园就是她们的家。达希伍德太太呢，因为还没有在附近找到合适的房子，也只好暂时待在这里，因此也就接受了她的好意。

6

对于她来说，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能唤起她对以往的亲切回忆。以往那些欢乐的时刻，谁能像她那样心情愉快，或像她那样，满怀信心地期望着明天的幸福。虽然有时还在悲哀，她同样被自己对未来的幻想所陶醉。而且，就像在欢乐中她所感到的欣慰远远大于欢乐本身，她的心情非常矛盾，她的高兴与悲伤都不是一下可以解脱的。

约翰·达希伍德太太对丈夫为妹妹们计划所做的事情极为不满。从他们亲爱的小儿子的财产中抽走三千镑，这会让他陷入多么可怕的贫穷啊。她希望他在这件事上要慎重考虑。他怎么能答应在自己惟一的儿子身上掠去这么大一笔钱呢？达希伍德小姐们对他来说，仅仅只是同父异母的妹妹；而对于她，她们和她什么关系也没有，她们有什么资格领受他如此大的一笔资助？谁都很明白，同父异母

的孩子们之间不会有什么感情，可他又有什么理由要把所有的钱送给同父异母的妹妹而让自己成为穷光蛋，同时毁掉他们可怜的小哈利呢？

“这是我父亲临终前的意思，”丈夫回答说，“我有义务帮助他们寡母及女儿们。”

“天啦，他当时一定在说胡话，他当时八九神智不清，要是清醒的话，他怎么可能想出这样的事情要你从你孩子身上付出你的一半财产？”

“好像我也没说定一个数目，我亲爱的范妮，只是基本要求在我的能力所及下资助她们，使她们的生活，比起在他尽力支撑的时候过得舒适一些。假如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的话，恐怕她们的生活情况早就不是这样了。他简直想不到我会忽视她们。他要求我做出承诺，我不可以不答应他，至少当时我答应了。这样，我就做了一个承诺，而且一定要兑现。她们很快就要离开诺兰德庄园去别处住，总得帮帮她们吧。”

“哦，既然这样那就表示表示吧，但那也不需要三千镑呀？你要仔细想想，”她又加上一句，“这笔钱一旦给了人家，就再也要不回来了。你的妹妹们总有一天会出嫁的，那么，钱就永远要不回了。当然，要是这笔钱能归还我们可怜的小儿子……”

“嗯，哎呀，”她丈夫一本正经地说，“那可了不得啦。总有一天哈利会恨死我们不该把这么大一笔钱给人的。要是他的家庭子女很多的话，能增加这么一笔钱是件大好事了。”

“那当然很有用处呀。”

“要么，把钱减去一半，会对谁也不开罪。她们拥有五百镑将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

“哈，真发财了！世界上哪有哥哥对妹妹，就算是亲妹妹，能有你这样一半好呢？要知道你仅仅是她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你好像是一个救世主。”

“我不是小气鬼，”他回答道，“对待这种事，不如大方一点，不能过于小气了。免得今后有人说我对她们不好，甚至连她们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指望呢。”

“谁也不知道她们到底指望什么，”她太太说，“我们也自然不去想她们指望的事情。关键是你有能力养起她们吗？”

“是的，我认为我可以给她们每人五百镑。这样，在她们母亲去世后，我不再另外给她们增加什么了，她们每人都将有三千多镑，这对任何一个年轻女人来说，都是一笔很可观的财产了。”

“就是就是嘛。真的，我看她们完全用不着增加什么了。她们能平分一万镑。要是她们结婚，生活会富得流油，万一不结婚，靠一万镑的利息，她们也能生活得开开心心的。”

“的确如此，所以，当她们的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要给她自己一点好处，当然不是给她的女儿们，我的意思是说给她一点年金之类的东西，我想这样好不好。那么，我的妹妹们和她们的母亲都会感到我待她们很好。每年一百镑就会让她们全都满足的。”

这个时候，他妻子没有马上同意这一主张，他妻子还在犹豫。

“当然，”她说，“这比马上就支出一千五百镑要好。但要是达希伍德太太再活十五年，这钱我们就得白白付下去。”

“十五年！我亲爱的范妮，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一半吗？”

“肯定活不到。如果你观察一下，当人们有一笔年金享用时，总是活得有滋有味。她结实健康，几乎还不到四十岁。一笔年金是一件大事，每年都得付，无穷无尽。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呢。我知道年金的麻烦事儿，可是我父亲立了遗嘱，给三个仆人特等金，我母亲能不给她们？这笔年金每年要付两次，还要亲自把年金送到他们手里；以后，听说其中有一个死了，后来又听说没有这回事。我母亲对这件事很恼火。她说，这种没完没了的负担，她真不敢再做主了。这件事也只怪自己的父亲考虑不周到。不然的话，母亲的钱是会用不完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为我对年金的厌恶，谁也别想听我给哪个人付年金，我会坚决不干的。”

“总是消耗每年的收入中一笔这样的负担怎么能说是愉快的事呢，”达希伍德先生回答说，“如你母亲说的，这财产好像不属自己的了。让定期付出一大笔款子这样的事情束缚住自己，决不会让人称心如意的，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独立性。”

“很明白的。而且，到头来你连一句感谢的话也听不到。她们认为自己生活无着落，而你所做的只不过是她们意料中的事，她们也不会领你这份情。假如我是你，无论做什么我都会按自己的意气用事。绝不会把自己的手脚也

捆起来，答应每年给她们任何东西，因为那将使我们好些年里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过着艰难的日子。”

“你说得真对，亲爱的。事实上不付年金是要好些。我断续给她们一点什么东西，都比每年付津贴对她们的帮助更大。她们要是觉得有把握得到一笔较大的收入时，她们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大。这样，一年到头，她们就连一点点金钱都没了。这个办法倒是不错，时不时送她们五十镑，她们便不会在钱的问题上大伤脑筋。何况我认为，我也就足以履行我对父亲许下的诺言了。”

10 “很正确。说实在话，我倒是确信你父亲的意思根本不是让你给她们钱财。我敢说，他所想到的帮助肯定只是合乎情理的一般帮助。比方说，替她们找一座舒舒服服的小房子呀，送给她们一些鲜鱼、野味之类的时令礼物呀，等等。这是我可以性命打赌的。老人家还有什么其他意思呀。如果他还有别的想法，那才非常奇怪又不合情理呢。我亲爱的达希伍德先生，你想想看，你的继母和她的女儿们靠七千镑的利息日子将会过得多么舒坦。另外，每个姑娘还有一千镑，知道吗，一千镑每年的利息是五十镑呢。当然，她们总得还要向母亲付点伙食费。算起来，她们一年有五百镑的收入。几个女人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她们几乎没什么花销，对于家务管理一点问题也没有。她们没有马车、马匹，几乎也不需要仆人。又很少与外界接触，不需要这类的开支！她们的生活已经不错啦！一年五百镑！我简直想象不出她们怎么花掉一半的钱。至于你还想多送些给她们，连这样想都十分愚蠢。她们给你送些什么呢？”



世界名著口袋风行本

“哈哈，”达希伍德先生说，“你很有头脑。我父亲对我的要求肯定不会超过你所说的范围。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了，因此我要照你刚才所说的办，给她们那种帮助和好处，严格履行我的承诺。继母搬到别处去住时，我将尽可能地帮助她。那时，再送给她们一些家具作为我的客气。”

“当然，”约翰·达希伍德太太回答道，“但有一件事情还必须考虑到。你的父母亲迁到诺兰德庄园时，虽然在斯丹希尔的家具是卖掉了，但所有的瓷器、金银餐具和亚麻织物却还保留着，所以，你继母一旦找到房子，那房子马上就可以布置得阔气起来了。”

“你的想法真周密。那些东西的确是传家宝！要是能送给我们一些，不知该有多美啊。”

“就是呀。那套早餐瓷器也比现在我们用的漂亮多了呢。我认为，那太漂亮了，她们无论住什么房子都没有必要配上这么好的摆设。这太不公平，你父亲想的只是她们。而我必须这样说：你不用特别感激他，也不必去管他的什么愿望不愿意。因为我们很清楚，若是他有这个能力，他差不多会把世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她们的。”

这个问题也用不着争了。开始还有几分果断，决心要帮助她们，最后他决定：要不是有失体面的话，除了他妻子所说的那些，绝对不需要为他父亲的遗孀和女儿们做更多的什么事了。

第三章

12

达希伍德太太在诺兰德庄园住了几个月。当过去那些熟悉的景象再不能使她产生哪怕是片刻的留恋，她就不愿意再住下去了。她的精神好多了，她的心也不再用于令人伤感的回忆而加深着她的苦恼，她可以想想别的事，她急切地希望离开，并坚持要求在诺兰德庄园附近找一处合适的房子，她不能远离她热爱的诺兰德庄园。可她怎么也找不着这样一个地方：既合乎她舒适悠闲的想法，又适合她大女儿的谨慎的性格。有几处房子，原本她认为是完全可以租下的，但大女儿考虑到她们的收入不能支付太高的房租而放弃了。

达希伍德太太听丈夫说过，他儿子曾许诺过要给她们一笔财产，好让他在世时能最后给他一些安慰。她和他一样，对这种保证也心存怀疑，只是为了她的女儿们，她总是保持了好心态。至于她自己，她相信三四千镑也足够让她过上富裕生活。同时，为了她们的哥哥——为了他自己的慈善情感的缘故，她又没有理由不高兴，怪以前用不公正的态度认为他对自己不好。看得出他对她和他妹妹们是有礼有节的，使她深信，他非常关心她们的幸福。因此很长一个时期，她都坚信他是个宽怀仁慈的人。

许久之前，从她认识儿媳时起，她便轻视她。她在她

家里待了六个月后，更了解了她的人品，于是这种轻视便愈加明显了。要不是出了一件特别的事，使她的女儿们按照达希伍德太太的意思，认为继续住在诺兰德庄园是最好的话，不管达希伍德太太怎样出于礼貌或母亲的感情，这两位太太是不可能永远相处下去的。

所谓特别的事，就是她的大女儿和约翰·达希伍德太太的兄弟之间发生了真挚的恋情。小伙子是一位快乐且有绅士派头的年轻人，当他姐姐住进诺兰德庄园后不久，他就被介绍给了她们，从那时候起，他几乎把大部分光阴就花在那儿。

大多数母亲们出于利益的考虑，当然要鼓励这种密切的接触，因为爱德华·福纳斯是一位已故富翁的长子。但也有的母亲们由于谨慎，会约束这种接触，因为他的所有钱财，除了数目很小的一笔以外，剩下的全要听凭他母亲的遗嘱。但达希伍德太太是无所顾及的。在她看来，他显得和蔼可亲，他喜欢她的女儿，而埃莉诺也同样特别喜爱他，这不就很好吗。但她又觉得这种结合和她自己的信念恰恰相反。她认为，财产的差异会把一对情投意合的夫妇拆散，再说，埃莉诺的优点也不会被熟悉她的人认可。那么，在她看来，他们的结合是不现实的。

爱德华·福纳斯无论从外表到言行，始终没有给她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长相一般，但礼节周到，这使她们愉快。他过于羞怯，不能适当地表述自己，但当他克服了天生的羞怯时，他的举止便表现出他具有开朗的心胸。但是，他都辜负了他母亲和姐姐对他的期望。长期以来，她们一直希望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究竟要在哪方面杰出

呢？没有谁说得清。无论如何，她们只要求他能找一个好的位置就可以了。他母亲希望他对政治有兴趣，以便能进入议会，或者和当今的许多显要人物有接触，约翰·达希伍德太太的愿望仅仅如此罢了。但就在她们那些异想天开的愿望一样都还没兑现时，她的雄心壮志却已经冷却下来。爱德华不可能成为伟人，也没有坐上四轮四座豪华马车。他的愿望都表现在追求舒适家庭和宁静的私生活上。不过他还有个弟弟比他更有出息。

等到引起达希伍德太太注意时，爱德华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星期了。她当时心情不好，对周围的事情也懒得打探。她只知道他沉静谦逊，居然就喜欢上了他。他呢，总是不用不合时宜的话题搅扰她内心的痛苦。有一天，埃莉诺偶然谈起爱德华和他姐姐之间的差异，她妈妈就产生了必须进一步了解或者要认可他的想法。姐弟之间的对照，竟很快就使达希伍德太太对他有了良好的印象。

“真不错呢，”她说，“说他和范妮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一切都是亲切的。我没话可说。”

“当你更了解他之后，”埃莉诺说，“你一定会爱上他的。”

“喜欢他！”她妈妈带着微笑回答道，“我想满意的感情并不比喜爱有什么区别。”

“你可以尊重他。”

“谁听说过可以把尊重和喜爱分开的事吗？”

达希伍德太太现在设法了解他。她说话很有趣，很快就打破了他的沉默。她了解到他的一切优点，她认为他是爱埃莉诺的。她确信她真正感到了他的价值，当她知道他

理智与情感

世界名著口袋风行本

的心是热诚的，他的举止饱含深情之后，他那沉默寡言的举止改变了她原来那种认为青年人不能缺少谈吐的看法，自然就不觉得沉默是那么令人生厌了。

她一察觉到在他的举止中有对埃莉诺爱的征兆，就以他们的相恋认真可靠，盼望他们早日结婚。

“我亲爱的玛丽恩，”她说，“要不了几个月，埃莉诺说不定就会对生活感到幸福了。我们留不住她，但她会很幸福。”

“啊，妈妈！她不在我们该如何办呢？”

“亲爱的，这简直谈不上离别。她距我们只不过几英里远，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多呢。你们会得到一个姐夫——一个真正充满深情的姐夫。世上像他那样好心肠的人实在太少了。怎么，你看起来面色阴沉，玛丽恩，难道你不赞成你姐姐的选择？”

15

“可能吧，”玛丽恩说，“我会带着几分惊异来看待这件事的。爱德华这个人非常亲切，我也喜爱他。但是，他不属那个类型的人——还缺少一种什么东西，他外貌平平，爱慕我姐姐的那个男人一定要有优雅的风度。他的眼睛里流露不出美德、智慧和热情。还有，妈妈，我怕他没有什么真正的特长。对音乐根本不感兴趣。虽然他很赞赏埃莉诺的绘画，但那种赞赏是出于环境的影响。显然，她作画时，尽管他经常专注地看她，实际上他是一个门外汉。是作为一个爱好者而不是鉴赏者来赞美她的画的。要是他们性情一致那才叫我高兴。和许多方面与我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会幸福吗？他必须融入我所有的情感，哪怕是一本书，一支乐曲，必须让我们同时入迷。啊，妈妈！昨

晚爱德华给我们朗诵时是多么无精打采啊！真的，我是非常同情我姐姐，她好像装着没事一样忍受着这一切，好像根本没有察觉似的。平时我一听到那些漂亮的诗句几乎就激动得发狂，而他却用那种沉静和可怕的冷淡朗读着它！”

“假如是朗读简洁优美的散文，或许他会要好一些。昨天他朗诵时我也这样想过，你们为什么不让他朗诵康珀的作品？”

“不，妈妈，即使朗诵康珀的作品他怕也会是萎靡不振！当然我们会容许风格的不同。埃莉诺和我不一样，所以她可以不计较这一点，她认为她和他在一起也可以得到幸福。但要是我爱上了他，听到他那样没有情感地朗诵，那我的心都会碎的。妈妈，我越是懂事，就越相信我绝不可能找到一个能真正让我爱上的男人。我要求的太多了！不管怎么说他必须具有爱德华的美德，他的外貌与气质的魅力一定要比他的美德更吸引人。”

“记住，我亲爱的，你还不满十七岁。对未来丧失信心恐怕还为时过早。唉，你怎么就没有你妈妈幸运呢？我的玛丽恩，与我的命运只有稍稍不同！”